



唐宋名賢歷代碑論卷第三

二帝通論

堯舜之德

張謂

溫公

東坡

范文正公

荆公

劉執

堯舜之德

張謂曰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
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羲仲和叔審其才而固辭
帝德合于天天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
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
二女釐降于內堯之九男服勤于外受昭華之玉
允洽人禘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
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后文敦俗也貴德尚齒

優賢也於斯之時君明於上入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象乎咸若無爲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藿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曰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歷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誦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

論高視前古大誇羣雄狼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於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爲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爲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溫公曰或曰堯舜之德何以爲難能迂夫曰舜自修於畎畝之中聞之於堯此舜之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知之此堯之難也

范文正公曰恒陽動陰順剛上柔下震上巽下上下各得其常之時也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處上臣處下理之常矣男在外女在內義之常矣震男巽女天地

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諸卦多以有應爲吉。此卦六爻皆應而爻無元吉者何也。夫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其所之時矣。故以剛柔皆應爲常。不以獲應爲吉。是以士之常也。在於已不在於人。諸侯之常也。在於政不在於隣。天子之常也。在於道不在於權。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堯舜爲仁終身而已矣。其知常也哉。

劉執中曰五者之道莫大於仁義。仁者所以仁天下之道也。義者所以宜天下之道也。舉天下莫不被其愛則傷之者莫得以至焉。舉天下莫不適其宜則悖之者無自以入焉。天下之廣也。萬物之衆也。而能使一物無傷焉。一物無悖焉。此聖人所以參配天地而贊育萬物也。故堯舜之致治無他焉。仁義而已矣。夫有堯舜之仁義而行之不以其道則惠澤不及於下矣。所謂行之以其道者何也。禮樂刑政也。四者體名雖殊然皆同載于仁義以施天下也。故舜舉四嶽而朝諸侯必曰修五禮則堯舜之治莫先於禮矣。曰同律度量衡又曰命夔典樂教胄子則堯舜之治不可無樂矣。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則堯舜必尚於政矣。又曰象以典刑則堯舜之治亦必用刑矣。四者

兼發於上而不失於其中則仁義從之決於下矣
故當其時無一民不宅乎其仁也無一物不由乎
其義也民宅乎仁則傷之者莫得而至矣物由乎
義則悖之者無自入矣舉天下而一民無傷也一
物無悖也則正氣充而陰陽和矣天地位而萬物
育矣故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言乎仁義被於
四遠而日月星辰罔不順于上矣鳥獸魚鼈莫不
咸若于下矣又曰烈風雷雨弗迷是非禮樂刑政
之所致歟

穎濱曰堯之世洪水為害以意言之堯之為國當
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為政先後命羲
和正四時務農事其所先也末乃命鯀治水九年
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德曰父
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以為然
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
而用禹治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
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
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使五教既脩父子
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
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
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

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意於治
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國之不富而侵漁細民患兵
之不強而侵虐鄰國富強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
舜孔子不切於事情於乎殆哉

東坡曰論堯舜之德必曰無爲考之於經質之於
史堯舜之所爲卓然有見於世者蓋不可勝計也
其曰無爲何哉古人有言曰除日無歲又曰日一
日勞考載曰功若堯舜者可謂功矣歲者月之積
也月者日之積也舉歲則兼月舉月則兼日矣日
別而數之則月不見月別而數之則歲不見此豈
日月之外復有歲哉日月之各一人臣之勞也歲

之并考入君之功也故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
尹惟日此上下之分煩簡之宜也禹爲之平水土
稷爲之殖百穀契爲之敷五教伯夷爲之典三禮
臯陶爲之平五刑羲和爲之曆日月堯舜果何爲
哉今夫三百有六旬分之以四時配之以六甲位
之以十二子散之以二十四氣裂之以七十二候
晝不可以并夜寒不可以兼暑則歲果安在哉惟
其爲在而不可名寄之於人而已不有此所以爲
王省之功也日不立則月不建月不建則歲不成
師尹不官則卿士不治卿士不治則王功廢矣故
曰庶民惟星文王不兼庶獄陳平不治錢穀郤吉

不問闖傷此所謂不易者也秦皇衡石量書光武
以吏事責三公此易歲月而亂日時者也

荆公論九變而賞罰可言曰萬物待是而後存者
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
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
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
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
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
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
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親疎貴
賤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

宜爲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弛必原其情必省
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
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
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
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
已明而賞罰次之是說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
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屬之天者未嘗有也堯者
聖人之盛也孔子稱之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
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
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

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謂明
刑。名案、后稷、契、司徒、皋陶、士垂共工。此之謂明因
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此之謂明原省。命舜曰：
乃言底可績。謂禹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蠢茲有苗，
昏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
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三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

禹

子高之讓 羅隱

禹穴 鄭魴

治水 劉蛻

夏郊祀 鮒 劉蛻 賴瀆

禹傳子 穎濱 昌黎 温公

禹德 柳州

祭

關龍逢 歐陽詹 張謂

子高之讓

羅隱曰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
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
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慄慄不敢以
所得爲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
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
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
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之政

無穴

鄭觴曰惟帝聖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黃帝始受河
圖而定王籙必義得神著而垂皇策堯配璇璣玉
衡以齊七政舜繼成六德文王獲赤雀丹書

道定謨予亦以謂禹探其穴得開世之符而成乎
水功夫神人合謀而行變化天地定位陰陽潛交
五行迭王斗建司節嶽尊山而瀆長川乃至日星
雷風禎祥祕奧三綱五紀萬樂百禮人人物物各
由身生無非玄功冥持至數昭合以及之者王者
奉天而行故聖神焉帝皇焉彼聖如仲尼有德而
無應故位止於旅人福弗及生靈乃歎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後知元命者軒后命者
義受命者曰唐與虞成命者禹備命者文仲尼不
受命乃假人事而言故有宗子之說後代無作焉
立言者一仁義以束世教瞽瞍蚩蚩使絕其非望

業之外存而不論予讀復書無是說司馬子長自
叙始云登會稽探禹穴不然萬禩何傳焉惑矣蒼
山之瀟呀如淵如陵徙谷遷此中不審南洗煙空
嶽然莫窮噫實禹迹之所始終銘曰禹穴宜載夏
與秦胡為而不載始皇遊會稽亦不言古而不載遷與鄭胡
為而載予以謂天德統萬止言其蓋地德統萬止
言其載堯德統萬止言其大千川萬山皆禹之會
一符一穴不足為最故夏與秦俱不之載而人以
之昧雖山之堅雖洞之滅有時而堙有時而允歲
其萬千風雨濤汰亡其故呀藁是藟薈鄭與遷斯
碑斯載斯時之類

水

劉蛻曰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
功者久矣夫九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
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
之帝能治其心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
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易使也嗚呼
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為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不
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
見土階之上以憂樂者也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
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夏郊祀錄

劉蛻曰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其家爲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鯀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爲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爲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爲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忘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遠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頴濱田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舜禹皆有所從受天下者其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堯而置瞽瞍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以父故得祭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爲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爲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爲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也瞽瞍雖其親而無功於人不可以私享也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

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
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爲此虞氏子
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
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鯀雖得罪於舜
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爲夏郊
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
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之所予也予
故曰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

禹傳子

穎濱曰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爲異也
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禹無聖人而傳
之而後授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者湯有
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
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
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
者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天下何獨疑禹
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
予其子孫人之情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
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
之舉天下而授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
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
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

豈以爲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
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
舜之傳賢者是不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
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
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
以益爲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子知禹之不以
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爲天下故也啓爲天下而
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而其功猶可以
及天下也聖人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
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
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

子所以異於衆人也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
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
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制
禮不敢過也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
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
而夫子皆以爲賢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
也

昌黎曰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
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
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
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

則堯舜何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如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得如已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矣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

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而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溫公曰父之位傳歸於子自生民以來如是矣堯以朱不肖故授舜舜以均不肖故授禹禹子啓果賢足以任天下而禹授益使天下自擇啓而歸焉是飾僞也益知啓之賢得天下心已不足以間而受天下於禹是竊位也禹以天下授益啓違父之命而爲太子是不孝也惡有飾僞竊位不孝而謂

之聖賢哉此為傳者之過明矣

禹德

柳州曰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大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

而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禹湯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五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政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旣獲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威靈震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旋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亡政隳卒就陵替向使繼代

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

關龍逢

歐陽詹懷忠賦曰天生彼辛兮用殲覆于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而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若莽有道併命委炮烙以如麻伊先生之諤諤爲酷烈之所加嘗披圖於往載每廢卷以興嗟蕭條舊邑莽蒼空陂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人曰此其

墓也又一倍以增悲嗚呼麟非騰噬之傳記虎狼之共穴鳳實仁靈之類豈鷹鷂之同列惟玉石之明分亦薰蕕之自別是以蹇蹇心競昂昂而折彼炎炎之原燎信撲撲而不滅寧歸死以申懷不貪生而結舌痛矣哉古人有言輔人者天福善者神胡爲是日力不如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勤律中天呂日臨蒙谷風颼颼於衰草煙茫茫乎平陸思悽悽而填臆淚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夫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張謂曰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恃于人心

爲虺爲蛇如豺如虎既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
昆吾因之以末喜匹夫醜夏多士懷殷萬方囂然
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爲臣之禮不擇
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費禍國感時
危欲其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徵禍里迂車遠恐其
効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藥進苦
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撓其
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
位卑則迹遠祿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
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
生即義賢哉且伊尹之遇殷湯也賢與聖合之
賢聖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逢
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所
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
之初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尹不能
建元勳諸侯奉於天子一姓傳於萬世驕君暴怒
亂國淫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覩市朝之變千載之
下九原之上殷人比干攜手而游耳嗚呼堯王紂
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當三已也忠良勝於邪佞
及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審於
行藏豈徒然哉蓋有以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

唐朱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

湯

伊尹 范文正公 柳州 東坡 陳越石

賞罰 東坡

紂

三仁 溫公 東坡 李翰 柳州 賈至 劉敞

伊尹

范文正公曰晉順而上行奉于文明坤順君子嘉離明君子嘉遇顯進之時也夫上無文明賢斯遜矣今文明麗于上君子可不進乎其進也柔順內融則上不拒其逼矣故曰晝日三接也英華外著則衆不疑其

行矣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蓋明出地上如日之
升君子當其象也豈復昧哉其伊尹之時歟
柳州贇曰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
且見矣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
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
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
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
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
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旣而又思曰尚可十
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
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

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
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
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
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
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太莫若於五就桀作伊
尹五就桀贇曰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
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
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
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
心乃安遂升自陲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
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

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東坡曰：聖人之所以能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爲司寇，墮郈墮費三桓不疑其害己，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於有夏，復歸於亳，伊尹爲政於商，既貳於夏矣，桀之暴戾，處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孔明近之，玄德將死之言，乃真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有異詞哉？讀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

妄。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欲教誨桀而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政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二王之罪也。又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至大，而不足以動其心者，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三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

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犯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敢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資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

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以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敢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其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

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誦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陳越石論放太甲曰。商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爲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重。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爲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斲。如日蝕不吐。河清

難俟。中原之鹿。將轉。時乘之龍。待駕於臣之業。何如。又况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諺。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湜湜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湜。皆取伊周以爲蒿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志。則慕也。有旨哉。

賞罰

東坡曰。禮云。商人先罰而後賞。而漢武策董仲舒

云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此百王之
所同而獨云云者漢儒之學固有以商爲厚於威
而薄於恩也耶

三仁

溫公曰孔子曰商有三仁焉蓋孔子之前爲比干
者則非微子矣爲微子者則非比干矣爲箕子者
則非比干與微子矣至孔子然後知三子者皆仁
人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
其仁孟荀氏之言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
伯以是觀之孟荀氏之道擊諸孔子其隘甚矣
東坡曰夫道一而已君子之出處語默所以不同

者其居異也今三子之於紂非父則兄其位則
師少師也其居不相遠其責宜若同然或去之或
囚焉或諫而死孔子皆曰仁何也微子紂之庶兄
也箕子欲立之帝乙不從而立紂故書曰我舊去
刻子王子不出我乃顛隴刻害也我舊之所去者
害子子若不去拜我得禍也魏文帝之於陳王植
晉武帝之於齊王攸自中王以下皆所不能容而
况於紂乎故微子之所以出奔箕子之所以佯狂
爲奴者皆以居可疑之地而犯必死之怨也二者
雖有言紂豈復信之故不諫而去或囚者其勢然
也至於比干親則諸父位則少師也而無所嫌諫

而不聽。猶冀萬一焉。雖繼之以死可也。使二子無
列子之嫌者。吾知其與比干俱死矣。

李翰曰。商王受毒痛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
虐。不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
之。非指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
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
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
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
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于泉。商王之命。將絕于
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商亡是痛。公之
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興運。周成

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之謀。總一心之
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
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所繫。豈不重
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
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歿則垂其教。奮乎
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慙。睿
者思。忠者勸。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
三仁。豈無微旨。嘗敢曠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
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
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
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

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
必將建皇極敘彝倫弘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
昭於世則夫人臣者既移孝于親而致之於君焉
有聞親失而不爭親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
得禮甚不然矣夫孝于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為
子忠于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為臣故歷代帝王
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
祠我太宗有天下禮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謚
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設守塚一守以少牢
時享著于申令刻于金石於歲哀傷列何主合舊
丁儀與神明和親志以孝為而志世絕而祀

公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
祀余尉于衛拜乎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隣邑官
非軾閭刊石銘表以志丕烈詞曰糜軀非仁蹈難
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為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
直聰明至今猶視咨爾來代為臣不易
柳州曰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
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
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愍勲焉當紂之時大
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
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
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

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暮範辱於囚奴昏而
無邪噴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
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
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
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
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叢
于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戲當其
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德紂
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
其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
其有志於斯乎頌曰蒙難以正授聖以暮宗祀

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
合隆汚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
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
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
式乎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賈至曰微子諱啓實帝乙元子帝乙惜賢之故而
神器不集於君君肅恭神人恪慎克孝才兼八元
之偉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尹茲東
夏周公嘉焉歿而不朽仲尼稱焉觀其進思盡忠
則忤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
死之塗沉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若乃

受爲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旣斃，而君崎嶇險阻，避跡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師，卒能脩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啓，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產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苴之法矣。是大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

啟曰：儒者或稱殷道衰，微子抱祭器入周，紂殺

比干，箕子懼，佯狂爲奴。孔子皆賢，此兩人殊行而同名，總其實，弗獲正。四方我出，爲狂自遜。于荒野古者同姓，雖危不出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及紂殺比干，箕子諫之，猶力紂，遂囚箕子而奴辱之。武王告諸侯曰：紂乃囚正士，可伐矣。武王伐紂，敗之牧野，紂自殺。武王則使人釋箕子，囚載與俱歸，而作洪範。由是言之也。箕子之不死，幸耳。豈自苟全，須臾者哉？然微子所以能去者，以先其未亂也。雖去猶不逾國，斯仁矣。如已亂，無爲去也。必去之，是逃也，非仁者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

文王

西伯受命稱王 梁肅 六一 孫明復

西伯獻地請紂去炮烙刑 溫公

文王之圃 顧濱

文王之兵 杜牧

西伯受命稱王

梁肅曰太史公曰詩入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大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安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為反

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爲甚焉嘗試言之夫惟聖人無作作則爲萬代法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主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末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後革命父爲天子云末受當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太傅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崇于上帝追王大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虛

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旣行則不應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爲上下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關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歌所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則湯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爲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凶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爲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爲海內所歸後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爲作周也秦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

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爲受命之歲
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叙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
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爲之數也文王既歿經義斯
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六一曰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西伯也西伯
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
難制而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
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恠其父
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
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
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

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
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
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
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
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
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
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
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莫可歸
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
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
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

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
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
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
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耳是以西伯聽虞
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
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
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
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
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
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

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
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
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稱改元則詩
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
武王畢喪代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
喪伐紂出於諸侯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
昔者孔子遭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紛以惑亂當世
於是退而修六經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
遠而衆說漸熾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
今有春秋之一一與信守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
事也一有一二言武王即位之有一年爾復可

疑哉司馬遷作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周本紀中云文王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於此則於文王死後則又載文死不葬之旨不可以不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孫明復曰左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箚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說者曰憾恨也文王恨不及己致太平意以謂文王不能夷商紂於當世取天下於己有遺恨焉愚甚惑之竊謂季札之是言也非知樂者也厚誣於聖人矣若果如季子之言也則是文王懷二心事其上庶然以伺其間包藏禍心乃亂臣賊子矣何者以文王受紂

紂列為諸侯紂雖無道君也安得為人之臣有君之心哉矧紂以文王為西伯位于諸侯之上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紂之有德於文王也厚矣則文王宜乎竭力盡能夙夜匪懈以事於紂也又豈可背惠忘施以怨報德將成干紀亂常之事哉噫事必不然章章矣觀乎紂既失德毒流四海諸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若文王猶有憾也則孔子

何以謂之至德與仁厚者乎或曰史記齊世家敘
太公之迹其後亦言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
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若文王
果無憾也則何得與太公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其
事多兵權奇計之如是哉由是觀之則季子之言
又何誣也曰此蓋秦火之後簡編錯亂司馬子長
修史記叙太公之迹也不能實錄善事乃散取雜
亂不經之說以廣其異聞爾斯固不足疑於聖人
也嗚呼古稱季札賢明博達觀樂能盡知興衰而
於此也何蒙暗頓惑之若是耶逮乎杜預以度之
卓識絕見以發明之斯又季子之

西伯獻地請紂去炮烙刑

溫公論史載崇侯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
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
伯既出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
之溫公曰紂疑文王之得民故囚之既釋而又獻
地以止其虐刑是正信崇侯虎之譖於紂也豈所
謂遵養時晦以蒙大難者哉且紂惟不勝其淫虐
之心故爲炮烙之刑若能自止而不爲則不待受
西伯之地若不能自止雖受地於西伯而爲之如
故誰能禁之哉

文王之囿

穎濱曰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為囿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芻蕘雉兔者無不獲獲不然而以之囿文王之所不為也

文王之兵

杜牧曰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以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維維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舞

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

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

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鈎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鈎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鈎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

武王

克商 東坡

伯夷 齊

昌黎 皮日休 柳權 東坡 荆公 鄭獬

李德裕 劉敞 蘇洵 章表民

克商

東坡曰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嘗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大哉魏魏乎克商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

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桀、齊
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不食其粟而孔子與
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
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
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子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
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若當然
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
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
入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
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

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
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
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
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而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
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
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若是
則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
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
末天下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
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
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

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
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
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
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子非其人
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
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
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
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
親以黃鉞斬紂使庚武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
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討武
庚蓋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
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
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虜其社稷諸
侯其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
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伯夷特齊

昌黎曰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立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蓋天下^者一人而已若至於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人仍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物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皦乎春山不遠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人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尚有非之者也彼伯夷特齊者乃獸以為不可殺

力 乃 世

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者猷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亡夫豈有求而為哉行道焉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猷非聖人而自是為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猷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皮月休曰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為真澹然冰玉不足以為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况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

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
殷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
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
尚不可應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柳識曰初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顧薇蕨之離
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縗兮胡顏
一叱兮忘飢若有誚兮于巖之關豈不以冠弊在
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
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烈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備
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網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
噬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

是三光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
黃鳥珪命赤鳥俾荷鉅橋之施俾申姜里之辜故
能山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武
庫九駿伏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旣
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先生逃將奚臻萬姓
歸飾兮獨樾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蹈乎一身雖
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
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物
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
雖非與道而保生乃勗為臣之不二
李德裕曰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

稱其仁孟軻美其德

孟子稱伯夷之清者

蓋以取其節而

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王所賦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於聞淑媛之言輟食薇蕨斯所謂不智矣夫薇蕨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墮伸手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則潔義仁豈然哉厥後商洛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其身而已然餐紫芝以為糧飲清泉以為漿終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劉敞曰世皆以伯夷叔齊諫武王不用遇而隱於首陽之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以至於餓死以予考之不然彼伯夷叔齊者仁人也愛其君如恐傷之故矯世厲俗達天下之大義而不私焉其進以道退以義此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者也豈若小丈夫哉諫其君而用則欣欣然見於色諫其君而不用則悻悻然見於色終身不向國而坐也彼所謂不食其粟者言其致為臣而去不在廩饍之列夫致為臣而去不在廩饍之列是乃所謂餓也安得采薇事乎蓋少節矣自堯舜以來高世之士不可勝紀然夷齊為之首學者皆稱之始周之亂鮑

焦疾之不忍食其粟采蔬於道而食人謂鮑焦曰
今不食其粟而食其蔬此非焦所濟也於是鮑焦
輟蔬吐哺立斃其處然孔子不以爲仁學者無稱
焉

穎濱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
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
非有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
存亡不復爲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
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
夏爲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
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

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
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爲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
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而廢之也

章表民曰伯夷之道古今之難能也不以死生撓
其志而以仁義殞其身始沮武王之伐紂非剛也
終餓死首陽非懦也篤仁義而已夫紂爲暴君其
醜行昭昭矣武王一天下之心以伐之當是時也
非人之棄商蓋商之棄人譬隄必決焉而水流乃
潰也是紂之爲惡非湯德可能掩之也天下之怒
非一人可能遏之也惟伯夷叔齊乃諫而止之或
謂武王宜其諫焉或謂之好異耳矣是皆未然也

二聖賢之事蓋非常人之所爲也。濟天下而經一夫者，武王也。非私天下於已也。一言而靖萬世之亂者，伯夷也。非咎武王於伐紂也。武王之視紂，虐民如與同虐之也。伯夷恐後人之賊君如與同賊之也。其道同歸於救人，所以救者不同而已。故使不君者聞武王之誅，則欲得其爲君；不臣者聞伯夷之諫，則欲得其爲臣。君臣定，則國家定。國家定，則天下定矣。噫，武王之功，世亦有之，是功可能也。與數而興者也。伯夷之死，今數十百千年矣。前有能繼者，獨未之聞也。後有能繼者，未可易知也。是死不可能也。與身而廢者也。故平桀紂者，莫仁於湯武，而能救人於治亂之際者，莫仁於伯夷。商之敗，周之興，伯夷所不動心焉。動心於理亂之際而已。猶衆人之鬪鬪者，旣繁而力能止之，所救者將不少也。

東坡論天子爲衛君曰：衛君輒也，與其父爭國而子路助之，故冉有疑而問焉。聞伯夷叔齊之不怨，何以知夫子之不爲輒也？曰：夷齊之事遠矣，傳失其詳，意其出也。父子之間有間言焉，若申生之事也。歟？故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不如何惡之可也。念臯落之役，申生若從梁餘子養之言，逃而去之，則復一伯夷也。

荆公曰事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辨之甚詳而明然
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旣失其
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
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
信而又辨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
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
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
之濱日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
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
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
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

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
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
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
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
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
異耶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
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
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
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
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亦志不遂乃死於
北海耶抑來而死於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

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如是而言伯夷其亦
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
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
仁也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
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
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辨之甚明而後
世偏見獨識者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
及武王之時其烈豈太公哉

鄭獬曰特立之士有大功于聖人之教傑然喬于
百世之上者後世皆得而公傳焉司馬氏作史記
序七十列傳非公其傳者歟而以伯夷言之善乎

司馬氏之爲史矣伯夷叔齊力於仁義有激於
世輔聖人之教得其深者也爲之傳首豈謬哉孤
竹君欲以位授其子叔齊叔齊讓于兄伯夷伯夷
曰父命也卒不受遂更相讓而俱逃之及武王順
天下號義兵以伐紂天下無賢不肖皆曰武王是
焉恐恐然恐武之不勝獨伯夷排天下之議非之
曰父死不葬謀及干戈非孝也以臣伐君非仁也
武王不聽遂取商天下旣已周伯夷恥不食其粟
乃餓死嗚呼一國之君民之所奉亦已尊矣而伯
夷不敢廢父之命甘於遁去天下之讓孰加焉武
王旣興聖賢皆爲之助亦足以樹勳矣而伯夷不

敢廢君之分而甘於餓死天下之仁孰加焉讓齊
之心非爲齊也而爲萬世之爲國者焉諫武之心
非爲武也而爲萬世之爲臣者焉故後世之爲國
者子欲奪於父弟欲奪於兄交挺白刃以爭繼立
者必宿慄挫縮不敢耀芒角以其有伯夷之讓然
也後世之爲臣者幸君之亂以肆姦謀紿君臂而
欲其位者必覘汗譎爆不敢出氣以其有伯夷之
仁然也其仁節者得不謂有大功于聖人之教者
歟如天之覆健然其高也如日月之照烈然其明
也而萬百千世愈高愈明義風洗然照人毛髮使
爭子賊臣畏服之如是顯也

歷代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八

成王上

卜年卜世 孫部

翦桐葉封弟 柳州

辨周禮田制 潁濱

周制事在末 老泉

成王周公恭信 東坡

卜年卜世

孫部曰周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重憂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

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耶必也欲求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久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災而盛帝辛恃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者乎

桐葉封弟

柳州曰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

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

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
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
成之

辨周禮田制

穎濱曰世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
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
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
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勢
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
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
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

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
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豈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
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
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
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
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
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
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
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國自一成十里
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

吾竊笑之武王故封而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
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
者十有六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
國者不爲傳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
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
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
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
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孔子猶曰安見方
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
之強家猶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
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

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
禮之不可信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
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
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
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
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
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
爲地少而用力博此必有國者不爲也楚爲掩爲
司馬田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
之原阜隄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皆因地以制
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

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三也三
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
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
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
天下也

周制

老泉曰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
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
為謀失諸其始而要之其終而天下無遺事矣是
故古者之制其始有百年之前而為之者也蓋周
之制也然則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

其次天下之士而責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
焉而制其極蓋常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大學引之
於射宮而試之以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
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
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
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
及其出為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
露以見其不肖之狀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
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此為足以盡人之
才蓋將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
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

成王周公恭信

東坡曰國之將興必有繼天之主。建都邑立藩輔以定天命而宅民心。為子孫之師亦必有命世之臣。考禮樂修法令以定國。是而正風俗為卿大夫之宗。然後世世可以垂拱蒙成。雖有申主弱輔而不至於亂。故書曰孺子來相宅。其大悖典商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子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國之所恃者。法與人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周公以謂悖典而用賢可以定國。後之言恭者必稽焉。傳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今不師古後不師

今故周公以謂我當與卿大夫士篤前人成烈以答衆心。則後之言信者必師焉。夷以成王之賢周公之信其所以為後世先者不獨於恭與信而已。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閔馬父曰古稱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嚴如是。愚以是知恭之大者蓋堯之允恭孔子之溫恭非獨恭世子之恭楚恭王之恭也。成王以是為後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古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之為德也重於兵而急於食周公以是為後世先也不亦宜乎。

信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八

歷代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八

成王下

周公待士

昌黎

雁守道

荆公

周公居變

東坡

頤濱

周公不樂

東坡

召公

荆公

周公待士

昌黎曰周公之為輔相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

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
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
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
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
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
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
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訕議
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
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
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護使
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
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
握髮爲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
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石守道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一飯三吐哺一
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何汲汲也如此沐與飯且不
暇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傳說相高宗
皆不如周公之勤且勞也豈周公之德不及舜禹
益伊尹傳說乎曰周公不得不然也堯聖人也禹
聖人也湯聖人也高宗聖人也舜禹益伊尹傳說
勤且勞復何爲周公則不得不然也成王孺子
也成王方在襁褓之中知成王果聖人耶且后稷

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積千餘年以得天下武
王死成王幼弱武王以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
之天下及成王以託周公周公受武王之託負天
下之重苟成王不似墜覆其業則是后稷公劉古
公王季文王武王之天下周公失之也周公豈得
不勤勞乎又何暇乎沐且飯也爲周公者皆然舜
禹益與伊尹傳說所相君所逢時異也孰謂周公
之德不及耶

荆公曰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
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
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十有餘人是誠周公之
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之初
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率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
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
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
用者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
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
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
患日之不足豈暇於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
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
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
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

已亦已過矣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
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
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
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溱洧孟子
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
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
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
則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
等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
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仲雍之士皆向
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天下無難聞

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仲雍而可以驕乎嗚呼所
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
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與荀卿以為大儒
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周公居變

東坡曰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
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
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
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
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
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

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王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卽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爲稱王者是聖人爲後世之僭君急於爲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而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爲之

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王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卽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况於文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爲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爲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蔡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使不知而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

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
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
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
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
不封管蔡之封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
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
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又曰
伊尹既立太甲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為不義武王
既沒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
召公不說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
者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其

伊尹猶有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無以異於伊
尹然天下皆疑而不信無足恠也何者天下未知
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信服天
下之心而強攝焉以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
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雖變伊尹不敢有所立
以召天下之亂故以已攝焉而待夫太甲之自悔
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
於不得已者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
為佐以成王名號而輔之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
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天下之謗是周公之
所自取也然愚以為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

葛孔明之事爾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忠於其心然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爲天子所忌而下爲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隙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以有所不忍於其志赧然有所不安之心也且

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許也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列於羣臣之間亦其疑惑擾攘而未決也則恐周公之禍非魯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鳴呼其愚之深矣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韋也穎濱曰世俗之說曰舜囚堯不得其死禹逐舜終蒼梧之野周公將篡成王二叔譏之乃免於亂彼小人之情度君子之心亦何所不哉今夫聖人雖與世言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亦不得已爾而况與一爭利哉諸葛孔明

受託昭烈以相孺子誰能取而代之蜀人安焉然
君臣之義沒身不替孔明出於憂而沒於聖人乎彼
小人何足以知之

周公不樂

東坡曰每讀詩至鳩鴉讀書至君誰當爲悲周公
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死於陳蔡之間而弦歌之
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
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
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
見君子夫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材吾爲爾
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今

乃知周公之富貴反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
之賢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
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材則亦
足爲樂乎此矣

召公

荆公曰漢之諸儒皆以爲周公攝政而召公不悅
以孔氏古文考之則召公之不悅也周公既歸政
矣然召公之不悅何也曰成王可與爲善可與爲
惡者也周公既復辟成王既卽位蓋公懼王之不
能終而廢先王之業也是以不悅焉夫周之先王
非聖人則仁人也積德累行數世而後受命以周

公繼之累年而後太平民之習治也久矣成王以
中才承其後則其不得罪於天下之民而無負於
先王之烈也不亦難乎如此則責任之臣不得不
以爲憂也周公曰君惟乃知民德罔不能厥初惟
其終然則召公之不悅亦周公之心也周公以爲
在天者其命之終吉凶吾不得而知也在人者後
嗣或不修德墜厥命則吾亦不得而知也在我者
吾知勉之而已則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也且以
古之人君至於文武所以能保其天下國家者亦
皆有賢人爲佐我自今乃相與濟成王同來在位
之時則可以無大責矣夫在我者君子之所及而

當勉者也在天與人者吾如彼何哉故周公之
也亦竭其心盡其力而已所以勉且慰之也曰如
周公之誥則召公可以無不悅矣然則召公之所
以不及周公儻在是乎曰憂其可憂疑其可疑召
公之所以不悅也憂其可憂而卒之以不憂疑其
可疑而卒之以不疑周公之所以誥也五聲之相
得也五味之相入也其始不同而卒於和也聖賢
之相揆也亦若是而已矣以此謂召公爲不及周
公則吾於征苗以伯翳爲賢於禹也其可乎然則
召公固無不悅周公之事乎曰自堯舜沒至於周
而賢人爲衆詩曰肅肅兔置極之丁丁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言兔置之人猶足以干城乎公侯也又
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毀譽髦斯士
言其爲士者亦皆有德之髦也當此之時而召公
爲公則其爲賢亦遠矣以召公爲不足以知周公
也則凡在周之士大夫宜無一人知周公者矣然
則周公孰與之謀而就事乎且以召公爲不賢而
不足以知周公也則文武周公曷爲任之至於此
極而召公又安能以其令名終也以召公爲賢而
不悅乎周公則其與之共事而不爭又不去焉爾
也夫聖人之所立賢人有所不能知者矣顏子言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子之於孔子有所不能知者也雖然未嘗不心悅
而誠服之也此其所以爲賢人也如賢人之於聖
人旣不足以知之而又不能悅也則是聖與賢幾
異類而相及也或曰子路之於孔子嘗不悅也曰
由之鄙人也何足以語召公也哉孔子曰由也千
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文武周公之使人猶孔子
也文武周公所以爲三公與孔子所使治千乘之
賦者其智之不同亦可知已然則成王之疑周公
也召公曷爲不諫曰召公坐而論道以相成王者
也其朝夕所以開王心者史能悉記之乎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九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

康王

化商頑民 東坡

宣王

中興 柳州

平王

東遷洛邑 東坡

敬王

萇洪 柳州

威烈王

封趙韓魏為諸侯 溫公

通論

周之仁禮 溫公

小雅兼周之盛衰 東坡

幽列國風宣王北伐列小雅 東坡 穎濱

文王宣王陶冶人材 荆公

化商頑民

東坡曰武王克商武庚祿父不誅也而列為諸侯
周公相成王武庚祿父叛殷之頑民相率為亂不
誅也而遷之洛邑武王周公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商之二
臣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非至德能如是

乎是以商之臣子心服而日化至康王之世三十
餘年矣世變風移士君子出焉故命畢公曰道有
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
者而教之非至德能如是乎終則擇其善者而用
之周之於商人也可謂無負矣夫道何常之有應
物而已矣物隆則與之偕升物汙則與之偕降夫
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則養之以寬俗頑
則濟之以猛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齊太公
因俗設教則三月而治魯伯禽易俗變禮則五月
而定三月之與五月未足為遲速也而後世之盛
衰出焉以伯禽之賢用周公之訓而猶若是苟不

遠伯禽者其變易之惠可勝言哉

中興

柳州曰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微於詩大小雅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蒸民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芣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錡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

東遷洛邑

東坡曰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頃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至於敗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未有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

之効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爾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飢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道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遷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

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豐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葛洪

柳州弔葛洪辭曰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
側兮王易為侯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
兮肝膽為仇奸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
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高高
圻陔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知
死不可撓兮明章入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
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怛就制乎強國松柏
之斬刈兮蒼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鷲鳥
之高翔兮夔狐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
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

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
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
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姑舍道以從世
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
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家廓而殄絕竭焉雲
以狂愬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
洋以超忽心沍涸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
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蹈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
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
侔貞臣以與為友比干之以仁義類兮緬遼絕以
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

之內虧兮雖者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
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兮敬弔

忠甫

封趙韓魏為諸侯

溫公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
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
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
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
從者豈非以權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
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
節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腹心之運手足也

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在
木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
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
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
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柳譜侯尊周室
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
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作人歸
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巳矣是故以
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
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
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

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聚名以命
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
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
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器
與名不可以假心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衛君待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正名名不正則民
無所措手足矣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
細行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
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
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
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

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
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
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
夫擅政禮之大體十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獨綿
綿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
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
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
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
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
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
晉楚齊蔡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

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干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就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強。苟不顧天下之譏。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旣壞。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周之仁禮

溫公曰。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於戰國。又分而爲二。其上地人民不足。以比強國之大夫。然而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爲其主。守文武之宗祀。綿綿焉。久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爲本。仁以爲源。自后稷以來。至於文武成

各書詩卷十
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矣民習於耳目浹於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將有陵慢之志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爲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於七暴國之間一日不可存况數百年乎

小雅兼周之盛衰

東坡曰詩之中惟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於君臣之際以被冒於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篡承

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於諸侯者存乎王黍離蓋周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盛衰之際者也夫幽厲雖失道而文武之業未墜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于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盛衰之際者也昔之論者皆得其偏而未備者也季札觀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季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道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久而未已雖

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
得其偏而未備者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也雖君子不能無怨
要在不至於亂而已矣文中子乃以爲周之全盛
不已過乎故能病夫二子之說而後小雅之道備
矣

幽列國風宣王北伐列小雅

東坡曰周公幽詩主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
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蓋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
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於文王武王之
時則王業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

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恠乎昔季札觀周樂以
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
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
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
者取其詞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

穎濱曰昔者周公遭變而作幽詩雖言王業之本
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
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
故夫寬柔敦厚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直者小雅
之文也

文王宣王陶冶人材

文荆公曰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才之少而山甫之無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不復無於是內修政事外誦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上故詩人美之曰藻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蓄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其道而已



天
地
人
三
才
卷
九

